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十二集

毛大福

陳士和講述

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十二集

毛 大 福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編譯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陳士和講述 林 彥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評書「柳塘古岸」選集 第十二集

毛 大 福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編輯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何 迟 主編

蘇士和 講述 林 彥 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六號)

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號

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787×1092 1/32 印張 1 3/4 字數 41,000

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 50,000

統一書號 T 10072·191

定 价 (5) 0.14 元

編輯例言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志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一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群眾的通俗文藝讀物，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。

二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；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盡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，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，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盡量使其簡潔精煉，便於閱讀。

一、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夠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毛大福

今天咱們說一个小段兒。这段題目叫「毛大福」，是个滑稽小段兒，听着怪可乐的。

这段故事出在太行山。太行山这个地方可大了，咱們說的是在太行山脚下，有这么一个山村子，里头住着一家姓毛的，老公母俩，跟前一个孩子，学名就叫大福。家里的日月，說起来就算不坏，一个山村子里，有点子地，有两三处房子，共总三口人，就算是够吃够喝，还有点兒富余。

毛大福長到十五六岁，虽然念書念得挺好，可是对于「四書」「五經」什么的，他倒不怎么用心，一心單琢磨藥書。什么病应当用什么藥，是怎么治法，什么藥是什么性質，什么藥出在什么地方，他淨琢磨这个。并且只要知道有什么藥書，別管多貴，他也花錢买。买了来，就用心研究，一直頂到廿一二岁。下这么几年工夫，把这些藥書琢磨得就算很透澈很透澈的啦！这么一来，对于求取功名上，倒是提不到了。

在毛大福二十三岁上，一年里头，爹娘就都去世了。就在守孝的时候，也还是一个勁兒地研究藥書。慢慢的，看到街坊上老人們孩子們誰要有点兒灾病，不用人家来求，他自己就張罗着給人家去看了。

「大福，昨天我瞧見大叔出来走道兒也不俐落了，哼哼唧唧的，是哪兒不舒服了？」

「哪兒呀！这不是在腿上長了个瘤子嗎？」

「有多少日子啦？」

「怎么也有半个来月了。」

「是呀！我过去給他瞧瞧去！」

「好吧！您受累吧！」

就这么样給人家看病，而且是手到病除。一次，兩次，次數一多了，慢慢把名声就傳开了，只要在方圆左右离着不远，有个街坊鄰居的得点兒什么病，内科也罢，外科也罢，完全是毛先生給人家看，还是白瞧白看，不要脉礼錢。尤其对于治外科，比内科还有把握，什么样兒的瘡癤、腰癱、搭背呀，砍头瘡呀，也別管多厉害，准能够保險治好了。他的名望越傳越大，越傳越远，十里八里的，都不断来找毛先生治病。治好了送礼道謝呀，他还不一定收。家里有钱的給他送礼，他能收下。要有家里日月不如他的，給他送礼，他就不收，說是：「你家里日月还得着急为难，就不必給我送礼道謝啦。」街坊鄰居在背地議論起来，这位說：「毛先生真是难得，你看無論什么时候有人請他看病，是一請就到。」那位說：「是啊！就是沒錢請他看病都不用發愁，不管給錢不給錢，人家都給治好。」

从毛大福一开始給人家治病算起，一晃就二三年的光景。他給人家治病治的，把兩处房子啊，剩了一处啦。父母在世留下的几亩地，也去了十分之七八啦。眼看着过日子就成問題了，他自己也不着急，也不抱怨。家里挺拮据，瞧病的人可真不少，哪一天也是二三十位。这还得說是山村子，不是很繁华、很熱鬧的地方，要是个熱鬧的地方，那一天还不踹破了門哪！

左近跟毛大福有点兒交情的朋友，瞧着毛大福这个日月，免不了替他操心，不断地出主意劝他悬壺挂匾，看病收点兒脉礼錢，也好維持生活。毛大福瞧着家里这么为难，也只好听朋友們的話，正式的行医治病。从此，治病也要錢了。要錢可是要錢，他还是按从前的那种办法——貧不取利。他只要一瞧来治病的这个人实在貧寒，等把病給治好了，还是不收人家謝礼。不管怎么样吧，自从悬壺以后，較比先前就强了一点兒，家里过日子就不像那會兒那么着急啦。

有一天上午，毛大福把病人一个一个都診治完了，自己把屋子归置了归置，把所有手使的治病家伙該煮的煮，該燙的燙，該擦的擦，全都收拾好了，就到吃午飯的时候了。忽然門外「叭叭叭」有人拍門，毛大福赶紧由屋里出来，把街門开开，往外一瞧，在門外站着一位，瞧年岁就在三十多岁，破衣服，破帽子，穿着兩只破鞋，愁眉苦臉地站在那个地方。那个人瞧見毛大福一出来，赶紧过来深深地作了个揖：

「先生！我这兒給您行礼啦！跟您打听，有位毛大福毛先生是不是在这兒住？」

毛大福听着点点头：

「你有什么事啊？」

「唉！这会兒上这兒来找毛先生，还能有别的事嗎！因为他治外科最有名啊，离这兒十里二十里的地方，都知道有个活神仙毛大福。現在我到这兒来呀，就是特地請这位先生去治病。」

「噢！是是，你这么說，我可不敢当。在下就是毛大福……」

「哎哟！您就是毛先生？……唉！毛先生，我有个表弟，他是做小买卖兒的，整天挑着一

个小挑子出去做小买卖兒，我舅舅、舅媽就指着他一个人兒，湊合着賺倆錢兒生活。过这么个苦日子，住了轆轤就干了哇。說起来，有半个来月啦，他在脊梁背上長了一个癰子。乍一起初，一个做小买卖兒的苦人，拿个小癰子还当回事兒嗎？就这么着，他还是出去做买卖。也就有那么五六天的工夫，不行了，买卖做不了啦，疼得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哇，疼得連哭帶号的！落了炕，就起不来了。一晃兒有十来天，就在脊梁背这兒，挺大挺大，爛得流膿帶血呀！有人說：『了不得！这是搭背，必得赶紧治。』我舅舅家穷，治病又花不起錢，把老兩口子愁得没法兒！就有位姥姥給指了条明路，叫他們找您来，說您治外科是手到病除，而且是貧不取利，說几句好話，准能不要什么給治好病。我舅舅这才把我找来，讓我來請您。——您能不能救救这一家子？您要能把我表弟救活了，这一家子完全是您賞的命，我这兒給您磕頭。」說着就要下跪。毛大福忙着伸手攔住了，說：

「好吧，我跟你看看去。你稍微候候，我也不讓你进去啦，我收拾收拾咱們就走。」

「是是，毛先生您受累吧！」

毛大福進了屋，把所有应用的藥品、家伙全部收拾齊了，弄了个包袱包起来，提溜着包袱出了門兒，回身把街門鎖上，倆人一邊兒說着話，一邊兒走。毛大福問明了病人的住处，那个村也是他熟悉的地方，倆人就抄近路，从山里穿过去了。

走來走去，日已过午，來到一家門口兒，那人站住啦：「到了，您請站一站。」过去「叭叭」一拍門。門开了，出来一个老头兒，也是愁眉苦臉的，出門就問：

「你把那位毛先生給請来了嗎？」

「您看，这不就是那位毛先生嗎？」

毛大福一看老头兒要行禮，趕緊攔住了：

「老人家，別客气，我是治病的，趕緊治病要緊。」說着，這二位帶着毛大福進了院子。院子倒不小，就是破破爛爛。迎面是三間北房，剛一进堂屋，就听东屋里有人哼哼哎哟的聲音。

「哎哟，哎哟，爹，我哥哥把毛先生請來了沒有？我这病到底能治不能治啊？要是沒法兒治，您也就不不用指望啦，我也不往下受这个罪啦！哎哟，疼死我了！」

毛大福听着心里覺得挺慘的，掀开东屋的帘子，进来一瞧，見病人头朝外在炕上趴着，盖着一个破被，沒有盖脊梁，就在脊梁骨那兒，粘着些爛紙、棉花，膿血狼藉看不清瘡口。

「哎哟！毛先生，我還有救兒沒救兒呀？」

「不要这么說，不要这么說。」过来輕輕地掀了掀破紙爛棉花，看了看瘡口：「你放心吧！不碍事，我保險能治。」

說着話，毛大福找他表哥給打來多半盆凉水，先用錫子夾着布，把病人癰子上的膿血擦下去，抖落上一層面子藥——那是麻藥，沉了會兒工夫，等麻藥已經見了效啦，就拿起錫子、剪子，过来「喀喳喀喳」把爛肉滿都給鉸下來了，接着又上了點兒面子藥，外面又用膏藥貼上，這才問病人：

「你心里還覺着亂嗎？」

「不，先生，這會兒我覺着心里安靜多啦！」

「好！」毛大福就到了外間屋，把自己東西归置好，又把膏藥、面子藥給老头兒留下點

兒，教給老头兒怎么用，然后才告辭要走。老头兒別提多感激啦，不住地道謝：

「先生，我們爺兒們怎么謝您哪，您救活了我們一家子的命啊！」

「別那麼說，別那麼說。等着大兄弟病好了，擇個工夫到我家里去一趟，我看他病好了，心里也就痛快了。」

老头兒連連點頭答應，感激得直掉眼淚。一家人送到門口兒，那位表哥非要送毛大福回去，毛大福趕緊攔住：

「別送，別送，你還是在這兒照應着老二位和大兄弟吧，这边的道兒我都熟，千萬別送。」又說了半天才攔住。然後毛大福自己提溜着包袱，就往回走下去了。

毛大福走來走去，大約走了一半多路，肚子里就餓得咕嚕咕嚕直叫喚。本來嘛，早晨起來把門診的病人都瞧完了之後，正要張羅吃飯，來了這位請大夫的，跟着人家就走，到這兒來這麼大工夫，怎麼能够不餓呢？毛大福覺着餓的慌，自己一想：「沒有多远啦！从这个山口穿過去，繞過兩個小彎兒，就到家了。再忍一會兒吧！」心里這麼想着，往前緊緊迈步。趕進了山口，繞過了兩三個彎子，就走到了一趟挺長的山路上。由這條路往西再走個四五十步，往南一拐，出了小山口，可就离家不远啦，還沒到該拐彎的这个地方兒哪，走着走着，瞅冷子一抬頭：「嗷嗷嗷！咳咳！」什麼事呀？他瞧見在頭里山口那兒，离他約有一丈來远，橫着身兒臥着一條黃狼。這條狼在那兒一臥，扭着頭兒就这么瞅着他。

毛大福一看這只狼，也就不敢往前走啦，站在那兒，一手提溜着包袱，揚着一只胳膊，虛張聲勢地：「打……打……嗷……」這麼一嚇。

就看这条狼，把脑袋来回这么一搖，尾巴布噜布噜这么一摆，不像有恶意的样子。

它这么一布噜尾巴呀，毛大福心里纳闷兒：「跟我摇头摆尾的，瞧这意思，不像要吃我呀！……」

就在这么个工夫兒，看那个狼冲着毛大福这么一搖脑袋，仿佛那意思是說：「別怕，我不吃你，要吃你早就把你扑倒啦！」这狼搖了搖脑袋，跟着又拿嘴往旁边兒指了指。

毛大福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兒：「它往旁边兒指什么呢？」接着就往旁边兒長了長身兒，順着指的那个方向一瞧，「咦？」就看見在狼的旁边，擡着一个小青布包袱兒。毛大福說：

「你是讓我過去拿这包袱去呀？」

毛大福無意之中說出這句話来，誰想这个狼居然就冲着他点了点头，仿佛是說：「是的！是的！」

毛大福心里纳闷兒：「这狼不过来，也不扑我，我倒要瞧瞧这包袱里头是什么。」就問：「这包袱你給我啦？」

狼点点头兒。

「你要是打算給我，你往旁边兒躲躲。」

他这么一說，这狼啊，搭跚搭跚走出去十来步远就躲开啦。毛大福跟着往前紧走了几步，走到这包袱旁边兒，一边兒提防着狼，一边兒就探身兒把包袱拉过来啦。等把包袱解开一瞧，「咦？」毛大福想：「这可奇怪啦！这些东西，这个狼是从哪兒得来的呢？」什么东西呀？包袱里头有好几个小棉紙包兒，打开小包一看，全是赤金首飾：扁簪、豆瓣、大耳挖子、小耳挖

子、耳墜子、還有一付鐲子，這些首飾還全是嶄新的。拿起來細一瞧，上頭還有字號：「萬興號」——是本地有名的大首飾樓。毛大福看完了，照旧包起來。

「哎！我說狼啊！這些東西，是不是你送給我啦？」

狼远远的冲着他一点頭兒。

「噢，謝謝你。」毛大福把兩個包袱歸到一塊兒，拿起來：「你往那邊兒躲躲，我走啦！」

毛大福剛這麼一說走啊，眼瞅着這狼用爪子一按地，「噌！」往前一竄，就把路給擋住了。这下子可把毛大福吓了一跳。

「哎喲！你打算拿金貨換我這條命啊！干脆，金貨給你，這條命我不能換！」

他說完這句話，就看狼連連搖頭。

「你既不是要我的命，你得躲開，我好走啊！」

他說到這兒再一瞧哇，這狼往東北方向直努嘴兒。

毛大福說：「你這意思我可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讓我跟你往東北邊兒去啊？」

這狼冲他点了點頭。

「噢！你在前邊兒帶着路，我在后邊兒跟着你走。」

這狼冲他点点頭兒，在頭里搭腳搭腳……往前走。走个三五步，這狼就一回頭兒，走个三五步，這狼就一回頭兒，毛大福一瞧，說：「你甭回頭，我不跑，走吧！」

走了一会兒，也就是繞了兩個彎兒，忽然這狼站住了，拿嘴往前邊兒一指，那意思是告訴

毛大福：「你瞧吧！」

毛大福往前邊兒一瞧哇：「哎喲！原來是这么回事兒呀！」

原來前邊兒是一個大土坡兒，土坡兒下邊有那么一個洞口，在洞口外邊兒，露出一個狼的前半截身子，揚着腦袋，兩只前爪按着地，比帶毛大福來的那個狼個頭兒稍微大一點兒。腦門子上，膿血狼借——這個大狼長了癩子啦！毛大福這才明白：「它費了这么大勁兒把我給邀了來，是給這個大狼治癩子呀！」

往前又走了几步，毛大福這才和小狼說：「你費这么大事，把我給邀了來，是給大狼治腦袋上的癩子呀？」

這小狼連連點頭兒。

「噢！我問問你，這大狼是你父親嗎？」

小狼沖他一搖頭兒。

「不是你父親，也許是你母親吧？」

這回小狼點頭兒了。

「噢！你这个狼可真通灵性。」他走过去低頭兒看了看，癩子的個頭兒还挺大，毛大福自言自語說：「好在家伙我都拿着，藥也帶着，可就是一樣兒：沒有地方找點兒水。」

他剛这么一說，這個小狼「噌！」一下子竄過來，一口就把他衣襟兒叨住啦！毛大福就嚷：

「哎！怎么，怎么，往哪兒拉？」

毛大福一邊兒嚷嚷，狼就把他拉到土坡兒后邊去啦！到了后邊，狼松了他的衣襟兒，往前一努嘴兒，毛大福站住了一看，這兒有一條小山溝兒，嘩啦嘩啦直流水。毛大福心說：「哈

「哈！是話你就懂。」

「得啦！這兒有水，有水就能看病啦！」說完這句話，毛大福把他提溜来的小包袱打開，把棉花拿出來撕開了，蘸了点兒水，托在手上，回到洞旁邊兒，連使濕棉花，帶使干棉花，把這狼腦門子上的膿血都給擦干淨了，上好了藥，又貼上了膏藥。毛大福一邊兒收拾着，一邊兒說：

「告訴你呀，你通人性，大概我說的話你都懂吧？」

這小狼点了點頭兒。

「你別看這瘡這麼厉害，我管保半个月以內就完全可以好。即便是沒有完全好，还有点兒地方沒收口兒哇，还有点兒地方流血呀，不要緊，那沒有关系，我免不了常往這兒遛達，我要是再來的時候哇，我必到這兒來瞧瞧，這點兒路我也很熟。我瞧瞧要是好了呢，那就不用說了；要是沒好呢，我再給它上点兒藥，或是貼上点兒膏藥，咱們再拾掇拾掇。」——聽見沒有？咱們可把話說在頭里：要是沒有完全好，你也可以別上我家里找我去。不是別的，你要是一去，可以說，那一趟街就沒有人敢住啦！聽見了沒有？」

這小狼啊，連連地跟他这么一点頭兒，仿佛那意思是它都懂啦。

「得啦，話也跟你說明白啦，我就走啦。」毛大福提溜起包袱來，迈步剛这么一走哇，這狼過來，「噌！」往前这么一窜，把身子一橫，拿肩膀兒这么一靠毛大福，仿佛那意思是：「別走！」这下子，可把毛大福吓着啦。

「怎么样！這意思我明白啦：治完病你打算吃先生，你过河拆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打算

要吃我呀？」

这个狼啊連連地搖頭，一邊搖頭兒，一邊叫喚——這是跟他說話哪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你太小心啦。要吃你早就把你吃啦。」它往旁邊兒努着嘴，指了指，跟着搖了搖頭兒，那意思是告訴他：「這地方你別走，你別往這兒走，不行，危險！」

毛大福並不懂它這是什么意思，故此又問：

「你倒是叫我走不叫我走哇？」

這狼啊，往旁邊兒躲了躲，向前一努嘴兒，那意思是告訴：「走吧，去吧，我不耽擱你啦。」

「這是圖什么呢！攔着我，吓我這一跳，早點兒讓我走不得啦！」說着，毛大福就走下去啦。這狼呢，就在他後面，搭跚搭跚地跟着他。

「你就別跟着啦，我瞧着怪吓的慌，回去吧！」他淨說呀，這狼可壓根兒沒回去。就这么往前走了約頂半里地吧，嚇！这下子可把毛大福吓坏了，就見从四外呀，「噌！噌！噌！噌！……」足有这么四五十条哇，大狼、小狼、各色各样的狼，胡嚕一下子把毛大福就給圍住了。

「咳，哎呀！可了不得啦！」一邊兒嚷啊，一邊兒哆嗦。這時候，跟着他的那个小狼啊，一低头，「噌」的一下，竄到了前面，就把毛大福給擋住了。它站在毛大福前邊，仰起臉來，冲着來的这群狼这么一叫喚，不用問啦，那是它說話啦：「叔叔大爷，兄弟哥哥們，別動啊，可別動啊！這是我給我母亲請来的大夫，治外科的名医毛大福毛先生！諸位，不但今天在這兒別動，假如在別處兒碰見哪，還得多照顧。毛大福是好人哪，千万别吓坏了她！」說也奇怪，它这么一通兒叫喚哪，就瞧着这群狼，一个个轉过头兒去搭跚搭跚地全都走了。

「嗨！这可危險！怪不得剛才它還不讓我走，敢情是这么回事呀！……得了，这也別說叫
你受累了，多亏你，要不然哪，我就給他們当了点心啦！你回去吧，咱們再……再見哪！我走
啦，你也回去吧。」

这个小狼冲着毛大福搖頭摆尾的，那个样子瞧得出来，是非常亲热：「您慢慢走吧！」

剪断截說，毛大福离开險地，出了山，来到山外面，就算沒事啦。慢慢地来到了自己家門
口兒，由怀里掏出鑰匙，捅开了鎖头，推門进来，到了屋里，归置了归置，这才張罗着做点兒
什么吃。吃完饭，又呆了会子，也就安歇睡覺啦，这且不提。

就这么一連过了有四五天，这天瞅冷子想起来了一件事：「哎呀，不好。我給治病的那家
兒，是个搭背，我估摸着有十来天这病准好，我告訴人家，要是病好了，無論如何讓他到我家
来一趟，为什么呢？我是瞧着他家太艰难啦，他做个小买卖兒，一家子几口人，他这一病多少
天，病好了以后手里头分文皆無，这买卖怎么做呢，所以讓他来一趟，一則是我看看他的病好
了我心里也痛快，二一則呢，多多少少的我給他倆錢兒，不用很多呀，四兩五兩的我还不拿不
嗎？給了他，就能开张做买卖啦，可是这两天我还很紧，瞧病的也不多，全都湊在一塊兒啦，
假如过一兩天他来啦，可怎么办哪！」毛大福着了急啦，一直到第三天，忽然問哪，他想起个
办法：「哎，有啦！我拿回来的金首飾呀，一时半时地我用不着，首飾也很多，我拿出一样兒
来把它卖了，給他准备倆錢兒不完了？哎，对！」毛大福想到这兒，心里很高兴，把他的櫃子
打开，从櫃里头把包袱提溜出来，打开包袱拿出来了一个金釵，拿了張紙裹了裹，把其余的那
些照旧包起来，鎖好了。「我外行啊，往哪里卖去呀？哎，对了，求对过兒的街坊給卖了

吧。」他自己做夢也想不到哇，他這一賣呀，賣出一場大禍來。

毛大福拿着金釵由家中出來，回身把門帶上，來到斜對過兒街坊的門口一敲門：

「兄弟在家嗎？」叫了兩聲。跟着門一開，從里面出來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兒：

「毛大爺！」

「哎，孩子，你爸爸在家嗎？」

「在家哪。」

「你提毛大爺請他，跟他有話說，你進去給言語聲兒。」小孩兒答應了一聲就進去了。工夫不大，從里面出來了一位。

「誰？噢，毛大哥。您家里坐吧，干什么還不進去呀！」

「不是，兄弟，我沒鎖門，要是進去，還得把門鎖上，那就麻煩啦。就是几句话，在門口兒說說得啦。」

「那您說吧。」

「我打算求兄弟點兒事。」

「您說，只要我能辦，我還能駁您嗎，咱們這樣兒的交情！您有什麼事，您說。」

「兄弟，我是請您受點兒累。我这兒有枝金釵，您得便呀給我賣了它。」他說着話，打開紙包兒，把金釵遞了過來，「兄弟，您看。」

這街坊接過來瞧了瞧：

「噲！這是好東西呀，字號有名。大哥您這東西要賣呀？」